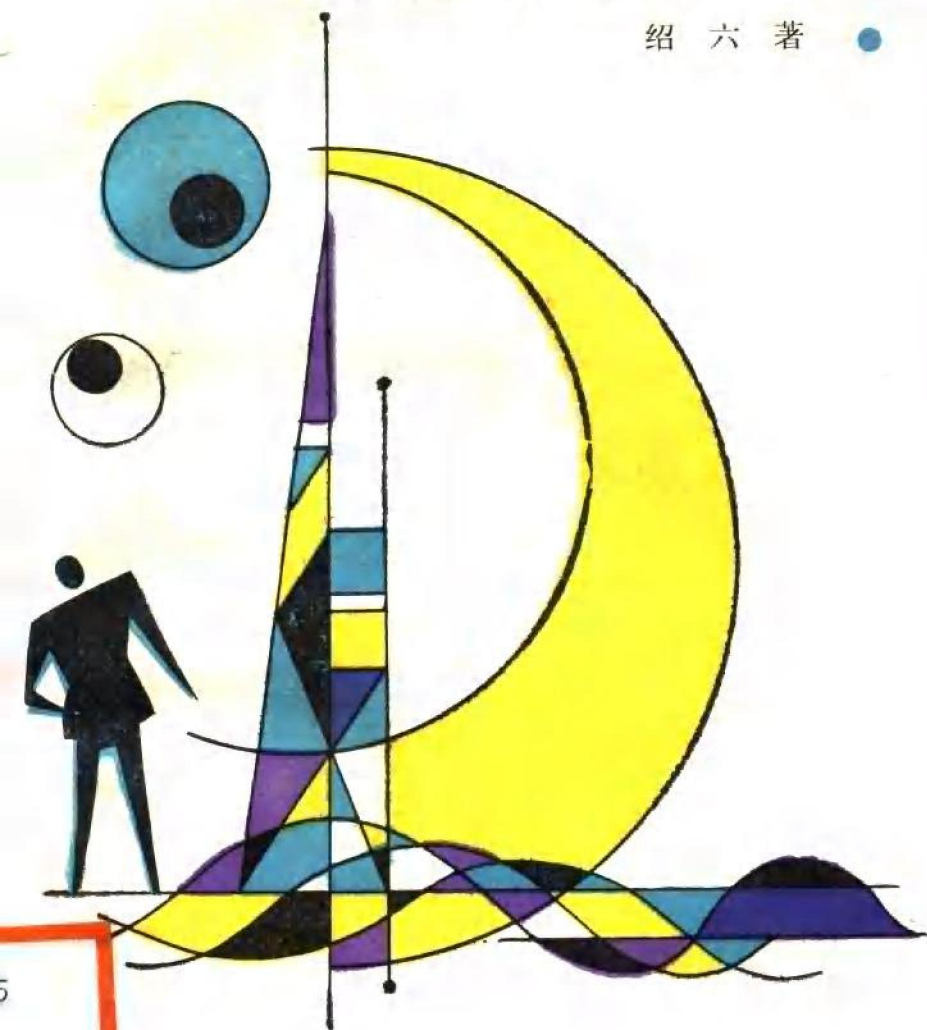


五彩包围圈

绍 六 著 ●



昆仑出版社

五彩包围圈

绍 六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东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2·字数256,000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500

ISBN 7-80040-062-X/I·54

定价：3.10元

谨以此书献给在我人生道路急转
弯的艰难时刻给我以慰藉的故乡底层
的姐妹们。

她们是大俗而大雅的。

——作者

第一章

一

“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气死送信人，迷住看家狗。”汉口的窄街小巷，既无北方小胡同的方正，也无南方小里弄的恬静，这里拥塞狭窄、杂乱无序。

辛蔚不用别人指点。迈着节奏感很强的军人步伐，来到一幢经过草草翻修的楼房门口。

这是一幢有公共走廊的老式宿舍楼，大门外的街口斜对着汉口最古老、最繁华、最细长的汉正街，离武汉三镇的交通动脉——武胜路不远。

建筑物的大门口挂着一大排长短不齐的招牌，其中最显眼的一块，白底朱字，新新崭崭，上书“武汉市硚口区五彩街办事处”。招牌旁边，两位妇女抢着对一位无精打采的干部模样的人叙述着什么公案，右边，一群人挤在一个窗口前领取什么票证，不耐烦地吵吵嚷嚷；一辆三轮车毫无顾忌地从人丛中冲过来，在大门口猛然刹住，踩车的毛头小伙子敏捷地跳下车，将几盒张口酥和鸡蛋卷扛上肩，往门里挤，但是，几辆自行车正从里面往外推，双方互不相让，顿时争得面红耳赤；一位模样标致的女人，说不准年龄，也许二十一、二，也许二十七、八，挺着高高的胸部，正在传达室的

窗口打电话。在吵闹声中，她不得不捂住一只耳朵，提高嗓门：“七点半、七点三十分！是的！是的！……”

虽说她口里在打电话，但眼珠子却停在门外的“老转”身上。她感兴趣地盯住他，电话也打得漫不经心了。

瞧这“老转”看上去象四十几岁的人，其实应当减去好几岁，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些初洗征尘的军人，实际年龄比外表总要少几岁，大概三十七、八，不会再多。瞧他多么粗犷、黝黑、英武！他那双虽然不大的眼睛那么明亮，眸子里还透出一股灼灼逼人、清澈见底的猫眼黄，既显得炯炯有神又给人一种冷漠的印象；他的胡髭茂密，青桩桩一直延伸到面孔的中部，如果不是刮得勤，保险会蓄成个马克思式的大胡子，再配上那付厚实魁伟的身躯，具有一股男性的气势。这种男人一旦动了情，是会象烈火，象野马！多好的一条汉子，可惜当今这样的汉子越来越少了。

女人的眼光，还有大门口的杂乱的情景，使辛蔚脸上现出片刻的凝思。

大西北的空旷、荒漠，崇山和巨石在眼前晃动，指头一挥的地方，也比这里大上几十倍，几百倍。那里也许没有人家，没有砖瓦，但却有在高空滑翔的苍鹰和有军人留下的一线漫无尽头的足印。

他挤进门，见打电话的女人还盯住自己不放，便慌忙移开了目光。

传达室的老头正专心分派着报纸。早已过时的“元旦专刊”占据了半边墙，几对大红灯笼布满灰尘，蹲在专刊上面的搭板上……这里是地方政府，群众机关。他觉得自己象一辆坦克，突然开进嘈杂的影剧院。

上了二楼，左边是办公室，右边却是住家的，而且一眼可以发现，办公的和住家的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并且是住家的略占上风。看那每一个拐弯处和死角地带，都堆放着或悬挂着蜂窝煤、竹床、大罐小坛、大箱小盒之类。

穿过昏暗的甬道，七拐八弯，好不容易在四楼的尽头，挤过两位忙着往鸡笼里撒食的老太婆，来到党委办公室门前。他挺了挺胸，甚至下意识地摸了摸扣得严严实实的风纪扣，拉拉旧军服的下摆，掏出一个牛皮纸的公文信封，举手敲了敲门。不知是敲得太轻还是室内太嘈杂，没有人开门。

他只得将门轻轻推开。他清楚地知道，这轻轻的一推，意味着他踏上了人生旅途的一个新起点，一种惶惑之情占据了心头。

五彩街办事处，
五彩街党委办公室……

二

门被赭红的油漆刷得锃亮，只是做工十分粗糙，疙疙瘩瘩，象青年人脸上的粉刺。

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散坐在沙发上，在弥漫的烟雾中高声谈论着什么。

谁也没有注意到辛蔚的到来。辛蔚以为他们在开会，在门口犹豫着。

房间显得很亮，是由三间连通的房间组成。一排朝南的窗口，竟以最好的角度展现出江堤外的景色：青灰色的河水，由于即将投入长江的怀抱、与黄澄澄的江水会师于龟

蛇山下共同踏上奔赴大海的艰难历程，所以显得依依不舍，放慢了速度，漾起大片大片旋转而平滑的水面；一艘艘木船、火轮和拖驳，在河道上缓缓行驰，象一头头松缰缓步的识途老马，对岸龟山一派新绿，龟山脚下露出古老的厂房，林立的烟囱，锯齿形的车间山墙，象一幅构图严谨、色彩绚丽的油画。

窗边，桔黄的窗帘在徐徐地摆动；墙角，过早架起的落地式电扇布满了灰尘；房间正中，昭示严冬刚刚过去的火炉仍旧蹲在那里；四周，挤满咖啡色灯芯绒面的活动沙发，克罗米的撑架闪着光。室内的一切，与部队机关的那种洁净明快的直线和方块、绿色加红色的景象相比，显得过分“生活化”；与门外的鸡笼、杂物相比，则显得过于富丽；与窗外的自然景色相比，却又显得俗不可耐。

坐在门边的一位干部注意到辛蔚，一边继续谈话，一边向辛蔚伸出一只肥大的手。

显然，他是向辛蔚要介绍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辛蔚立刻挺直身子，双手将介绍信递了过去。

这人漫不经心地抽出信封内的公文。他将公文仅仅只在眼前晃了一下，便“霍”地站起身，面对辛蔚，伸出象要拥抱的双臂，用洪亮的嗓门叫道：

“哎呀呀，欢迎！欢迎！”

不等辛蔚看清对方的面孔，便被裹进了门，不无尴尬地被拉到屋子的中部。

“来，我来介绍一下，”接过介绍信的干部亲热地向辛蔚介绍室内的几位干部：“这位是党委副书记龙柏山同志。”

龙柏山年近六旬，满腮的花白胡茬，黝黑的脸膛上透出

青黄的老象，但在浓黑的眉毛下方紧贴着一双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束束极有气势的光，看来是位不愿承认自己有病的病人。他斜靠在三人沙发的左边，二郎腿几乎要翘到茶几上，双手捂着保温杯，对辛蔚点点头。

“这位也是党委的，办事处副主任牛寒清同志。”
“副”字咬得很响，很脆。

被介绍的牛寒清四十出头，干部服干净合体，面部的五官布局均匀，眯眼睛，吊鼻头，薄薄的嘴唇轮廓分明，皮肤出奇的白净。他坐在三人沙发的另一头，对辛蔚咧嘴笑了笑，露出两颗闪着白色反光的门牙。

“这位是办事处副主任桂德煜同志。”

桂德煜从克罗米沙发椅上站起来，足有一米九的身架，瘦得象根电线杆，眯着显然近视但又坚决不肯带眼镜的双眼，亲切地同辛蔚拉了拉手。

“这位是……”介绍人耐心地将室内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完，然后侧过身子，象训练有素的报幕员那样，指指辛蔚对大家介绍道：

“大家欢迎，这位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部队下来的、年富力强的工业干部辛蔚同志！”

室内的空气一下子热烈起来，连老持沉稳的龙柏山也“啊哈啊哈”地笑出了声，表示欢迎。牛寒清此刻恰到好处地起身走上前来，握住辛蔚的手久久不放。辛蔚感到他的手纤弱、软和，指甲也修得很别致，不是弯月形，而是“人”字形。

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对付的场面，不仅要一下子与这么多头头握手，寒暄，还得要抽空解释自己并不是“工业干

部”。在部队生龙活虎的辛蔚，此时简直手忙脚乱了。

待室内安静下来后，介绍人才自我介绍道：“我叫贺大喜，叫我老贺吧。”

龙柏山认真地补充道：“党委第一副书记，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贺大喜忙谦虚地表示：“牵个头吧。”

辛蔚的眼光禁不住在贺大喜的身上滞留了片刻，见他是个头大脸大个头矮、手短腿短巴掌厚的人，毛孔粗大的鼻头上泛着青青的紫红，显然喜爱杯中之物。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上衣，象在部队干过一些年月的样子。不过，当辛蔚注意到他的眼光时，却发现他的眼光象既在打量自己，又在向两边飘悠，露出一股股左顾右盼的余光。这使他既显得热情诚恳，又隐隐透出几丝故弄玄虚的狡狴。

贺大喜将辛蔚拉向三人沙发。牛寒清只得闪开，勉强地坐到桂德煜身边，脸上的笑意也随之消失了。贺大喜的余光扫视到这点，但却不露声色，一屁股坐到沙发中间，然后将辛蔚拉到牛寒清坐过的地方坐下。

贺大喜显得有些躁热，取下蓝色的干部帽，露出油光光的秃顶，再把军上衣解开，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缎面狗皮背心。

“我们这里，正缺象你这样在工业上懂行的……”

“不，我是搞工程的，搞施工的，……”辛蔚已是第三次纠正。

“一样，一样嘛！”贺大喜哈哈一笑，笑声很洪亮，惊飞了窗外电线上两只谈情说爱的麻雀。“今后，就是一家人啰，啊？”说过这句明显的套话后，他又急匆匆地站起来，

走到屋角的一个立柜前，掏出用又粗又长的银色链条系着的一个猪腰子大小的钥匙皮袋，打开柜门，从一迭文件的后面拿出一个搪瓷盖杯和一盒茶叶。他的动作和神情，象一个过细而吝啬的主妇，辛蔚几乎有些忍俊不禁。

贺大喜泡了茶，亲手递给辛蔚，然后坐下来，开口说道：

“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我们最近撤销了街生产科，成立了五彩工业公司。这样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象你这样懂行的同志大显身手！”

“我刚来，什么也不懂。”

“我也调来不久，是由区计委调来的，区委老孙、孙书记，这老伙计非要我来，说我是‘老工’，老搞工业的。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五几年我就一直在区里搞工业，从手工业联社起……”接下去，贺书记竟不容别人插嘴，详细地介绍起自己五几年之后的历史。看着他身上的旧军装，辛蔚很想听到他在部队的经历。可是，除了联社、建厂、分散、合并、合作转国营、国营改合作，大跃进时期做拖拉机配件、调整时期做撮箕之外，贺大喜只字未提“部队”二字。

好不容易，辛蔚才插上嘴，问到的自己的工作。

“别急别急，我理解你的心情。部队下来的同志，带回了好思想、好作风，”贺大喜并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把话题岔开，“何况，你正当年富力强，当然，我的年纪也不算大，别看我脸上的皱纹深，那是旧社会当店员吃苦受累折腾的。我的户口上头是五十八，其实，当年为了混饭吃，充师傅，虚报了三岁，实足年龄啊，不到五十五，还不够女同志的退休年龄哩。嘿，你看我的胳膊，腿，有的是气力。我还要

好好干它个十年八年的……”说着，贺大喜拉起裤腿，露出又短又粗、肌肉鼓胀（显然在用劲）、黑毛茸茸的小腿，并得意地在水泥地面上跺了几下，然后一阵哈哈大笑。

“不是我将了区委一军，孙书记怎么舍得把老贺派到我们五彩来？！”龙柏山说话有些喘气，但声音倒也够响的。

“贺书记在街里重点抓工业，早就在各个部门物色将才啦。这次辛蔚同志来，是贺书记从分到区里的转业干部中点的将。”桂德煜说起话来顿腔落板，听得出是在认真挑选词汇。

其他几位也说了些类似的话，只有牛寒清没有吭声，脸上堆着早就扮出的笑，虽不呆板，但很虚假。

看来，龙柏山是以老资格的身份在说话，桂德煜显然是在试图摸底，只有牛寒清属另一类，是贺大喜的对立面。至于辛蔚本人，此刻正在掂量着贺大喜刚才的一番话。这些话似乎很坦率，但又是在绕着什么圈子，因而显得杂乱，不容易捉摸。他弄不懂，自己的报到与他的年龄有什么关系，自己的工作安排与他的个人历史有什么联系。

“我想，我的工作问题……”

贺大喜仍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详细地向他介绍起五彩工业公司的人事安排。几乎每个职位都谈到了，提到每一个干部的姓名和简况，详细得有些过份，过份得让他留恋起部队那种令行禁止、简明扼要的生活和语言。渐渐地，他觉察到贺大喜的这番不厌其烦的话包藏着另一个目的。因为辛蔚注意到，在贺大喜热气蒸腾的秃顶下部，那对大大的眼睛似乎盯住自己的面孔不放，那瞳孔似乎在变化，亮度似乎在增加，这是辛蔚在与人接触时很少发现的。当然，也可能是自己的错觉，一种刚刚回到家乡、回到地方、被家乡和地方五彩

缤纷的色调所包围而产生的错觉。强烈的新鲜感是可能产生错觉的……

但是，贺大喜确实在对辛蔚进行摸底，看辛蔚对于职务有什么要求，对于将要分配的工作有无条件，以及自己对辛蔚工作的安排有多大的把握。这种工作方式是必需的。因为这些年来，很少有人对工作不挑肥拣瘦的，特别是转业回地方的军队干部，给人的印象太坏了，太强烈了。对于姓辛的，也要谨慎从事。看，五彩工业公司是你这位“搞工业的”干部的落脚点，但是，该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各股的正副股长全都占满了，因此，你辛蔚……他也作好另一种思想准备，一旦发现辛蔚要价太高，很难说话，便立刻停止深谈，避免“摊牌”，千万不能在牛寒清面前显得自己无能。

“让我到生产股，或者别的什么部门，当一般干部吧。”辛蔚一旦感觉到贺大喜在将自己慢慢推向一条很窄很窄的路子时，心里便很不自在，直截了当地说道。

“哎哟这哪行呢？”贺大喜随着一声特别强调语气的“哎哟”声，竟然掏出一块小得出奇的蓝色手帕，拭拭秃顶上并未出现的汗。“地方和部队有个级别的换算办法嘛，这属于政策性问题，虽然干部应当能上能下，不过……应该给你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应该的嘛……”

是的，这也是部队的同志最关心的问题，但辛蔚却老跟不上趟，始终没有搞清这一套繁琐的政策规定。此刻，他急于想寻找一个摆脱窘境的办法。这里的气氛实在叫他难以忍受。“让我下基层怎么样？”也许，这是唯一的出路。

没有想到，这句话竟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一下子打住了贺大喜的话头，只见他那面包型的丰满面部顿时泛起一种难

以捉摸的表情，是钦佩还是怀疑？是兴奋还是思考？……室内其他的人也被这句话吸引，象观赏动物园里的新客人那样瞪起好奇的眼睛，只有龙柏山认真点了点头，手指在茶杯的胶网上满意地叩了几下；牛寒清在好奇中压抑着一种不信任的情绪，但表面却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轻轻吐出半个烟圈。漫长而又短暂的几秒钟过后，贺大喜象突然记起什么似的，站起身，给辛蔚递上一支过滤嘴香烟；

“白金龙的，味道正得很。”

“呖”地一声，龙柏山伸过来打火机。

辛蔚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表示愿意下基层的一句话竟给令人困扰的气氛一下增添了一股活力和一种神秘色彩。下基层，下连队，下班组，这不是一个干部随时都应该做到的正常行动吗？犯得着又是白金龙又是打火机！

贺书记盯住辛蔚，直到他点燃了烟，狠狠抽了一口，鼻孔喷出两缕青烟，这才用一种庄重的口气说道：

“辛蔚同志，你提出来的要求很好，很好嘛！但是，你考虑成熟了吗？要知道，街道的基层工作是很辛苦、很艰巨的，当然也是最锻炼人的……”

辛蔚确实不耐烦了。他已经不认为贺大喜的这种一再的审慎是真诚的，也许，正是为了逼出自己刚才那句愿意下基层的话才绕这么大的圈子。他感到自己象一粒棋子，被对方的子儿一个个包围起来，一声“叫子”后，便被人轻轻剔起，放到早已准备好的地方。是这样。否则他不会加重“你提出来的要求”中的“你”字的语气。辛蔚想尽快结束这次谈话。

“你说哪个单位吧，我明天就去！”

“好，好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痛快！不愧是部队

下来的同志。”贺大喜故意不去理会辛蔚的语气中流露出来的不耐烦，而是堆上一脸笑，大声说。他绕够了圈子，卖够了关子，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这才得意地交底：“让你到我们公司的拳头企业，拥有近三百号人的望江五金厂去。怎么样？你的工资在街工业公司拿，奖金和福利，街里和厂里拿双份。你来报到之前，党委认真研究过，也有这个意思，打算征求你的意见之后再定，没想到你主动提出来了。好，趁现在党委成员大都在这里，就这么敲定吧，任命你辛蔚同志为硚口区五彩工业公司所属望江五金厂党支部副书记兼厂长！”

副书记兼厂长？辛蔚感到十分突然，但是，此时此刻，面对他在部队里几乎从未遇到过的贺大喜这样的领导，这种干练、狡诈和小心眼的工作方法，而且确实是自己首先表的态，没有退缩的余地，更何况，他只想尽快结束这场报到兼谈话。他已经厌烦了，不想再纠缠。他多么留恋逝去的时光。此刻，生活道路上几次与“任命”联系在一起的场景一一浮上心头——

一次是参军不久，在黄河故道旁的一个工地上，连指导员任命他为班长。他当时正在挥锹铲土，连指导员与他并排劳动，只是轻轻的一句话，“支部决定你当五班长啦”，这样，一副重担便压上了肩头。他面对灰色的天，黄色的地，光秃秃的原野和深绿色的军营，点了点头。

另一次任命是在川陕鄂边界的一个隧道工地上。当时，他正远眺西方的县城，心中无限感慨。他穿过荒漠，跨过原野，踏过沼泽，也到过一些有名的穷乡僻壤，然而，却从未见过如此破败但却被授予“红旗”的县城！一段泥泞的

进城公路涤荡了战士的全部激情，一条细长而萧条的破街玷污了汉水上游的壮丽景色，而县级机关却在离城关很远的山坡上，那里照样高楼耸立，而且据说县委招待所的娘儿还满标致哩！……难怪川、陕、鄂的边民提到它，总爱说：“远看‘红旗’县，近看象猪圈。”听说当年有一位乡村教师说过这样的话：“应该让历届的县委书记排成队，到城关走一趟，让他们各自给自己量量刑，应该判几年！”后来这位教师成了“文革”中屈死的冤鬼！……

这时，他的思想变得复杂一些了，感到有一种对自己的信念进行加固的必要，如同通向极乐大海的河堤需要加固一样。

这种“加固”是自我完成的，依靠的是母亲培育的正直秉性。在黑沉沉的隧道内，岩渣拌着泥浆和汗水，只有打通这架山，才能看到阳光、清泉和绿叶。黑暗中电石灯在晃动，洞壁的流水泛出微弱的反光，浑身的汗水发出难闻的臭味。已经出现过几次塌方事件了，牺牲了好几位战友，其中包括一同从武汉参军的佟延龄。他是被活活埋在岩石土堆中窒息而死的。当尸体抬出来的时候，他的双眼睁得老大老大，凝视着洞外青灰色的天空。追悼会上，营教导员在悼词中说：“小佟同志，你在临死的时候还盯着我们的工程，盯着岩壁，你在说，不完成任务，死不瞑目！……”教导员的话并不全面。小佟不仅盯着岩壁，还盯着洞外，盯着远方；他这个平日一声不吭光顾干活的人，曾偷偷对辛蔚叙说过自己的乡情，说他想回家、想龟山，想娶老婆……只有自己知道他的女友已绝情于他，这是烈士心中难言的隐痛。可是这些，当年是不能公开表白和讨论的……

他接替了佟延龄的职务，被任命为副排长。从此，佟延龄的两个愿望——钻穿岩壁重见青天和返回故里、建立家庭——象两粒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古莲，埋进了他的心灵深处……

如今，在故乡，在死去的和活着的战友的故乡，他再一次被任命，可是他扪心自问：此刻，心中有灰色的天、黄色的地和苍茫的原野赋予他的庄严肃穆的哀思吗？有“红旗”县的破败带给他的痛苦呐喊吗？有黑沉沉的隧道中的电石火光吗？有死不瞑目的佟延龄灌注于他心里的切望和爱渴吗？

不能说没有，但一切圣洁庄严的感情都变得淡漠了。

然而，他终究是军人。他“倏”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以深沉的目光和坚毅的神情，将这近三百号人的担子，一下子扛到了肩上。

贺大喜高兴地咧嘴一笑，并用眼睛的余光膘膘室内的另外几个人，显然是一种“看我老贺怎么样”的卖弄。这时，只见他变戏法似地从狗皮背心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式两把黄灿灿的钥匙，“啪”地一下塞在辛蔚的手心里，唯恐推辞似地用肥厚的双手紧紧抱住辛蔚的手。辛蔚感到钥匙带着贺书记的体温，在他掌心蠕动。

“拿着，五彩新街新四栋，一单元二楼，两室一厅。你到区委报到的那一会，我就知道你眼下住的地方太困难。拿去，这是我从统配的房屋中扣下来的，算是党委对奔赴工业第一线的同志的照顾！”贺大喜说着，眼光在室内其他人的身上转悠了一圈，特别是在牛寒清身上停了一会，意思是：说我独断专行？说吧！我就要这样大鸣大放地演给你们看！

牛寒清和其他人一样，对贺大喜的举动感到突然和惊异，但他并不象其他人那样表示赞许和默许，而是冷冷地避开贺大喜的目光，朝窗外望去。两只谈情说爱的麻雀又飞来了，停在电线上小声地叽喳。

最感到突然的莫过于辛蔚。眼前的贺大喜，给了他一个十分特殊的印象，无论是军装上衣还是暗蓝色的狗皮背心，无论是分配工作时的绕圈子还是谈到年龄时的煞费苦心，都使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地方色彩和地方气息，特别是这突如其来的住房钥匙，更叫他惶惑不安和难以捉摸。

“我是两口之家，用不了这么大的房子……”

“哎呀呀，我的同志哥！”贺大喜用肥厚的手掌拍拍辛蔚的肩头。辛蔚感到了他的巴掌的重量，这是握过锤、拿过枪的手掌。“这可不是发扬风格的事呀！记得在一九五三年，我在手工业联社的时候，组织上分我住崇正里的洋楼。我当时年轻，没有眼光，发扬风格给让了。后来——当时没有提倡计划生育，甚至还宣传过生育十几个子女的苏联英雄母亲哩！——你嫂子象跟谁夺锦旗似的，一连生了五个，很快家里便出现了住房危机。为这事我后悔了半辈子。这可是你的前车之鉴呀！我知道你现在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但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里不是大西北，你很快会成为三口之家，再添上个‘特保儿’，便是五代同堂，标准的社会基本单位啦……”，他几乎是毫无顾忌地一口气说完这段话，然后用突然变得单纯而幽默的目光调皮地盯住辛蔚：

“告诉你，望江五金厂的支部干事钟桂华是个顶呱呱的媒人哩……”

室内响起一片哈哈声。贺书记的目光在提到钟干事时，